

难忘和父亲的最后时光

□筠心

我一直把父亲那张一寸的黑白照片带在身边,从娘家带到婆家,从农村带到城里,我走到哪里,就带到哪里,那是我对父亲最后的念想。

我17岁那年夏天,第一次离开家乡只身去青岛打工。我清楚地记得,工厂门前有座桥,走过桥有个公用电话亭,我最期盼的就是周日跑出来给父亲打电话。那座桥是我走过最温暖的桥,它就像连接我和家的纽带,承载着我家乡和亲人的深切眷恋。

进入八月,我打给父亲的电话都是二哥接,我很纳闷,每次问到父亲,二哥都说父亲和母亲出去旅游了。可这个月的夜晚我常常梦到父亲,梦到小时候父亲带着我去赶集卖猪肉,带着我去外村看电影,梦到父亲端给我热腾腾的猪脑吃,还梦到父亲在院子里干活的场景,这样的梦境更增添了我回家的念头,我终于瞒着家人打了辞职报告,坐上回家的火车。

当我急急忙忙赶到家里想给父亲一个惊喜时,却见大

门紧锁,我没有多想,转身向大哥家里跑去。大嫂告诉我父亲生病了,正在泰安治疗呢。我的心一下子就像掉进了冰窖里,泪珠啪嗒啪嗒地落下来。

我执意要去泰安看望父亲,几经周折,在医院最后面的平房里,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亲,原本满头的乌发都不见了,苍白的脸也虚胖得让我不敢相认。看到我时,他立刻甩开母亲搀扶着的手,吃惊地问我咋找到这里来了。我只是哭,一句话也说不出,泪水模糊了双眼。母亲拉我坐在父亲身边,小声安慰我,别哭了,医生也不让你爸情绪激动。我才把泪憋回去,挤出一丝微笑说:“爸,胖得一点也不像你了”。父亲笑了笑说,傻妮子,我胖还不好吗,哭啥呢?我转过身去,眼泪再次流下来。父亲说没事,医生说了我身体好,过几天就会好了,就可以出院了。

几天后,父亲从医院回来,我也在老家找了份工作,可以经常陪他说话,晒太阳。

转眼间新年到了,按照以往习惯,家里还是要炖一大锅猪肉。记得小时候,每次年前炖肉父亲都要忙到大半夜,因为我家以前靠杀猪营生,年前也是最忙的时候,父亲总爱把炖肉放在晚上,他把猪肉、猪蹄、猪头和其他猪下水都清洗干净了,在锅里放上大料用大火炖上大半夜。等把肉炖好后,父亲会轻轻地摇醒熟睡中的我,“娜娜,快起来吃肉喽!”父亲总是把捞出的第一块肉端给我,把唯一的猪脑端给我,还要看着我吃完了。

父亲生病这年,我催促父亲早早去休息,我陪着母亲熬夜炖肉。11点的时候,母亲让我去睡,说明天一早还要赶集卖猪血。我倒在床上就睡着了,睡得正香时,耳边又响起父亲轻声的喊声,“娜娜,起来吃肉了。”原来父亲临睡前叮

嘱母亲肉煮好了要叫醒他。父亲去世后,我再也没有吃过新年的第一块肉,再也没有人唤着我的名字,端给我最爱吃的猪脑。

2006年3月的一天,我正在上班,邻居家的哥哥突然来找我,让我请假跟他回家。到家门口时,看到胡同里有很多人,我家门口还摆着花圈。我发疯一般跑进屋里,见父亲静静地躺在匣子里,任我怎么喊都不回答。我扑在匣子上嚎啕大哭,仿佛要用惊天动地的哭喊把我挚爱的亲人唤回来。

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就要来临,我又一次想起离开我15年的老父亲,但我知道,父亲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。我又拿出那张一寸的黑白照片来,仿佛又听到照片中的父亲轻轻喊着:“娜娜,起来吃肉了。”



愿天堂里没有痛苦

□范效彬

年年清明,今又清明。

遥望家乡有墓田,无从祭扫泪潸然。

外甥和我一个属相,比我小一句,前年来海南看我,三个月后就走了,这么年轻,走得那么突然,连最后一面我也没有见上,至今想起来心里隐隐作痛。

外甥是独苗,很受大人的宠爱,人长得很可爱,白白的胖胖的,十几岁就长过一米八。

外甥很义气,喜欢仗义执言。上小学的时候,成绩很好,还当大班长,得了许多奖状,贴满了墙。到了初中,因为身高占优势,也喜欢运动,就当体育委员,他所在的班级从不存在以大欺小的现象,私下里都称外甥“治安队长”。

外甥心灵手巧。他会做菜,无师自通,再普通的菜,经他的调理后,色香味俱全,所以村里的红白喜事他是大厨,他也乐此不疲,最关键的是他没有脾气,啥时候都是笑容可掬,大家也都喜欢让他帮忙。逢年过节老少亲戚一大帮,最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,也是开怀畅饮的时候,更是他大醉的理由,留下了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。外甥最拿手的还是对柴油机的维修,虽然不完全理解柴油机的结构和原理,但只要让他听听发动机的声音或

者手触摸一下部件,就像老中医一样,立马妙手回春。所以,十里八乡的司机没有不认识他的。

外甥是个乐天派。他喜欢玩,是斗羊高手,家里养着几只斗羊,经常去外地比赛,拿过多次冠军,还上过电视。大冬天零下十几度,他光着膀子,挥动着鞭子,这样的指挥家,不拿冠军才怪呢!

后来我听说外甥病了,本来是很小很小的病,没有当回事,也没有及时检查,以至于后来发展到十分严重。我每次电话联系,询问病情,他都是哈哈大笑,语气十分轻松,连说带唱,还到安慰我要照顾好身体,说有机会陪我喝几杯。前年八月外甥来海南看我,感觉到他明显消瘦,气色不好,步履蹒跚,吃得也很少,只是怎么也想不到,那一面竟然是最后一面。三个月后,家里电话通知我说外甥不行了。天不遂人愿,外甥走的时候我正好带队在外地学习,抽不出身,也没有送外甥最后一程,留下了终身遗憾。

清明节快到了,也许是心理感应,昨天梦到外甥了。梦境里外甥还是那么高大帅气,还是那么神采奕奕。大家都说,天堂里没有痛苦,但愿真的没有,愿外甥在天堂快乐。



我的婶子

□刘永华

认识几个字背几句经文。我与妻子在家时她问我们,我们不在时请教孩子。有时候一个字、一句话问得多了,孩子就不耐烦了:“姥娘,我都给你说好多遍了你就是记不住,看你笨哩!”“我年轻时没你现在条件好,没上过学,问你几个字看把你能的!”说完哈哈大笑。

婶子还有一个她引以为自豪的技术,给产妇接生。在原来农村卫生事业不完善的困难时期,这是一个比较受人尊敬的职业。在她娴熟而又古老的接生技术操作下,孩子啼哭着降临到这个陌生的世界。说起哪个小孩是经她手接生的,现在多大了,考上学留在大城市工作了,她的欣喜之情油然而生。

每个家庭中难免磕磕绊绊。每当发生矛盾,婶子总是批评自己

的儿女,从不护短。就拿我和妻子闹别扭来说,她先是吵她女儿,然后再心平气和地和我谈心,让我心服口服。“谁家灶膛不冒烟?啥事都要往前看,多想想人家的好处。”这是她在调节邻里、家庭纠纷时常说的话。

然而,当她的儿女个个成家立业,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婶子,却患上了不治之症,经医院专家检查会诊,病情已发展到晚期。婶子一天天消瘦下去,我熬制了老鳖汤、老鸡汤增加她的营养和抵抗力。为了安慰我们,她只是端起碗做做样子,艰难地咽下一两口。

2010年的春天,在这鲜花烂漫的季节,她怀着对生命的渴求、对子孙的牵挂,恋恋不舍地走完了她68个春秋的坎坷人生。

山东省散文学会 牡丹晚报 2022 散文大赛征稿启事

为繁荣散文创作,进一步提高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热情,汇聚、挖掘散文创作人才,即日起,山东省散文学会、牡丹晚报联合开展2022散文大赛作品征集活动,欢迎广大文学爱好者踊跃投稿,优秀作品将陆续在牡丹晚报文学副刊及新媒体平台刊登。活动结束后,主办单位将组织专家评委评选出各类获奖作品若干件,并给予奖励。

投稿要求:

一、作品内容健康向上,有昂扬的时代精神和较强的艺术性和感染力。

二、篇幅力求简短,字数一般不超过3000字,尤其欢迎精致短文。

三、所有应征作品须为原创首发,严禁剽窃抄袭。

四、稿件一律通过电子邮件投送,投稿邮箱:mdwb09@sina.com,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散文大赛应征稿件”字样,并在电邮文档中注明作者通讯地址、邮编、电话等联系方式及个人简介(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投稿请注明会员编号)。

五、征稿时间:2022年3月10日至12月31日。

山东省散文学会
牡丹晚报
2022年3月10日